

馬援

少年叢書

馬 援

孫毓修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三年五月國難後第二版

(二八五四)

少年叢書 馬援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孫毓修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
必究

少年叢書 馬援

第一章 家世及少年狀況

漢顯帝永平中。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鄧禹以下三十二人於南宮雲臺。論者至以諸人上應列宿。古代天文學分周天之星為二十八宿四方各有七宿東方奎婁胃也。而馬援雍容儒雅。外建功業。內篤行誼。可謂完人。顧以椒房之親。援女為顯也。獨不得與於雲臺之列。東平王爭之而不從。東平王蒼觀圖問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豈非遺憾耶。

援字子淵。其先出於趙奢。故將種也。奢為趙將。趙惠文王崇其功。賜爵號為馬服君。言能服馭馬也。子孫因為氏。援祖父當西漢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居茂陵之成犢里。茂陵故城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遂為三輔人。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

地道之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

武帝時。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

事在武帝征和二年。太子敗自殺。

充有友馬何羅者。

馬漢書作莽。莽音。

文同古重合侯通之兄也。充既誅。何羅懼罪及己。謀反伏誅。而通亦並坐。故援再

世不顯。

馬仲生四子。况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季即援也。三兄並有才能。仕於王

莽。况河南太守。封窮慮侯。余中壘校尉。封致符子。員增山連率。援年十二而孤。

少有大志。諸兄奇之。比長。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漢人尊經學。

又重師門。援師事潁川蒲昌。

昌字君衡。為郎事。

受齊詩。

漢時詩經立學官者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惟毛詩存。

但通其意。而不守章句。蓋與諸葛孔明但觀大意。陶元亮不求甚解之趣相同。

彼之於書。別有會心。而豈若經生家之尋行數墨哉。

時同里朱勃。

字叔陽。

年十二。能誦書詩。常候援兄。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裁

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

汝稟學。勿畏也。

後朱勃未二十出試涪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三兄年事既長。早出
 爲吏。援以家用不足。
 久學且耗兄產。乃辭
 况。欲就邊郡田牧。况
 曰。汝大才。當晚成。
 良工。不示人以璞。璞玉
之在石中者。言未琢
而求售。良工不爲求
學而入世。良且從所
士不爲也。
 好。從其所請也。「援既得
 兄之許可。將行。而况
 卒。援行。服期年。不離
 墓。所敬事。寡嫂。雖在





四 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其篤於內行如此。援在鄉里早已知名。或薦援有大略。由是為郡督郵。官名漢置為郡守佐吏主督察屬之愆尤郵即尤縣借字也有東南北中部謂之五部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公糾察下皆囚有重

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夫。囚。逃。且。不。可。况。故。縱。之。援。豈。不。知。以。此。且。獲。罪。徒。見。囚。穀。餼。而。就。死。地。心。實。不。忍。乃。不。顧。己。之。利。害。決。然。爲。之。觀。過。知。仁。其。此。之。謂。夫。

後。遇。赦。遂。復。自。由。先。是。援。亡。命。北。地。寄。居。任。氏。任。氏。業。牧。畜。援。樂。之。不。即。返。里。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爲。牧。帥。是。時。兄。員。爲。護。苑。使。者。北。地。故。多。賓。客。故。人。皆。敬。援。聲。望。多。歸。附。之。遂。役。屬。數。百。家。轉。遊。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與。昆。弟。故。舊。而。身。衣。羊。裘。皮。袴。羊裘皮袴蓋古貧士之服

批評

雲臺二十八將者。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王

常臧宮、李通也。後又益以馬武、竇融、劉隆、卓茂四人，合三十二人。

世有恆言曰：「血性男子。」血性即天性也。人生必有血性流露處。方是男子。父子昆弟朋友之間，最足觀人。若此處不見血性，決不是男子。馬援英雄也。非講學家也。然其事兄也如事父，事寡嫂也如事兄。門內之行篤矣。及爲督郵，釋放死囚，雖罹重罪而不顧。此以門內之行推之於外也。其後建不世之勳，成奇偉之人，何一非由血性二字做起。

馬况落落數語，真摯可感。今人喜逸惡勞，崇虛厭實。有子弟者，惟望早入仕途，早得浮名，誰願其遠至邊郡，就畜牧之業哉？孰得孰失，知者當能辨之。馬援以羈旅之身，而能致富，其才不可及；聚而能散，其識尤不可及。

第一章 初見光武

承平之世，懷才者限於門第。用人者拘於資格。智能之士，不得志於有司。老死草澤者，往往而有。鼎革之際，八方雲擾，屠沽之雄，亦得乘時崛起。雲起龍驤，化

爲侯。王馬援浮沉邊郡。雖大才終非久困者。而際遇未至。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蓋不勝士不遇之感。未幾而真人崛起。光武初起。應圖讖爲白水真人。天下多故。豪傑立功之秋至矣。

王莽陰移漢祚。

漢孺子嬰初始元年十二月王莽自稱皇帝國號曰新漢亡。

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

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

涉字巨先。爲掾。音硯。古佐。貳。

薦之於莽。莽以涉爲鎮戎

大尹。

王莽改天水爲鎮戎太守。爲大尹。

援爲新成大尹。

莽改漢中爲新成。

及莽敗。援兄員時爲增山連

率。

莽改上郡爲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爲牧侯。稱率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爲尹也。

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

今甘肅武威縣西。

聞光武即位。漢室再興。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

州。

今甘肅天水縣西南。

隗囂。

字季孟。

據天水。

漢郡治平襄。故城在今甘肅通渭縣。

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

歸之。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由是名震西州。

今甘肅西部。

聞於山東。

太行山也。援往歸

之。囂甚敬禮。以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



是時公孫述據蜀。

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初為清水長有能名遷導江準正治臨邛南陽宗成等起兵徇漢中以應漢眾數萬人述遣使迎

之成等至成都慶掠暴橫述謂郡中豪傑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詐為漢使

擊者拜述將軍兼益州牧 囂使援往覘之。援素與述同里。衍門也。相善以為既至。

當握手歡如平生。乃竟不然。述聞援至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

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單古與禪通凡將篇曰黃潤織美宜制禪蓋古時蜀布最著名也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

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折敬之至也 禮享官

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援之賓客皆以為不世之逢而樂就之。

援見公孫述以天子之貴驕故人。又曲修布衣之好以示紆尊。心甚鄙之。乃曉

賓客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哺食也史記周公誠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猶恐失天 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言若布帛徒修整其邊幅而無益於實際也 如俑人形。俑偶人也雖有面目

機發宛似生人而無靈氣也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稽留也言賢士將去不能為彼留也 因辭歸謂囂

曰：「子陽井底蛙耳。」言述志識褊狹如蛙在井底一無所見 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謂東方

也。述自立為天子。號

成家。以起成都故號成家建元

龍興。後為光武所敗。

建武。光武年號四年冬。囂

使援奉書洛陽。今河南洛陽縣東援到。敕令中

黃門引入。時上獨坐

宣德殿南廡下。迎笑

謂援曰。「卿遨遊二

帝間。謂漢與公孫述也今見

卿使人大慙。」援頓

首辭謝。因曰。「當今

首辭謝。因曰。「當今



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竊盜名字謂稱帝號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援從帝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

批評

馬援在北方畜牧，固不甘以是終老也。然亦未嘗露抑鬱不得意之概，而廢俗務，嘗見懷才未試者，窮居無聊，不治生產，不習勞苦，一事不爲，坐耗歲月，以俟大用，不知學問，豈有窮盡俗務亦關經濟，少年當以馬援爲法。

馬援自祖父以及諸兄，皆仕於漢，世受漢恩，不宜臣莽。然如龔勝之餓死，莽王

迎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謂門人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薛方之却

聘，齊人薛方有清名，莽以安車迎之，方謝曰：堯舜在上，或如徐鄉之討賊。莽王

初年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邳渾之危言。邳渾字君章汝南西平人明天文歷數以漢爲再興上書說莽歸政 士各有

懷。獨。行。其。志。皆。無。不。可。而。援。既。無。官。守。何。必。守。硜。硜。之。小。節。耶。終。老。丘。園。固。非。素。志。抑。亦。不。必。矣。

公孫述初見馬援。有如許做作。豈足當馬援之一笑。歸對隗囂。寥寥數語。已將公孫爲人活畫出來。其不屑之意可見矣。及至洛陽。一見光武。即屈膝稱臣。固知帝王自有真援之眼力。亦是不弱。

第三章 說隗囂

隗囂之初起也。用方望言。立高帝廟。稱臣奉祀。以繫民望。故人士歸心。及王莽授首。光武正位。爲囂計者。正應納土歸藩。以示從前之所爲。實出於保境息民之苦心。初無竊據一方之私意。朝廷嘉之。則隗氏子孫帶礪河山。永綏福祿矣。而囂猶不能決。故遣援東行。觀察情勢。

援歸。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之事。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十數。每



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意。反復勝耶？」隗囂聞援言。雖不甚喜。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爲天下

成敗未可知。不願歸漢。元遂說囂曰。

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喁喁衆口謂之太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

所厝。同措。新市平林諸將共立劉玄爲皇帝。改元更始。大敗王莽之兵於昆陽。於是海內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未幾爲

赤眉所殺。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盧芳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

居垂惠。俊。疆。周。建。秦。豐。等。各。据。州。郡。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武羈旅危國。以

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

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秦地外山而內河元請以一丸泥爲

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

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

脫於泉則涸矣神龍失勢。即還與蚯蚓同。

援以囂言諫不從。因歸洛陽。並攜家屬同行。居數月。帝不任以官職。援見三輔

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空糜官食。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以資生計。帝

許之。援雖樂。此不疲。然長材短馭。烈士暮年。豈免於撫髀之嘆哉。援身雖在漢。心終不忍隗囂之覆亡。數以書記責譬。乃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胸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命援將突騎五千。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他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

批評

方望平陵人。囂初起時。聘為軍師。會更始徵隗囂。囂將行。望止之。不聽。遂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勳。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

以望異域之人。

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郡。故言異域。

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

新序云郭隗謂

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

故欽

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又並會。羽翮翼比肩。望無耆耆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肯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

句踐。乘扁舟於五湖。

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為書辭句踐。乘扁舟於五湖。句踐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

咎。犯謝罪文公。亦遂巡於河上。

遂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返國及河。子犯以壘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

於天下。與男氏同心者。有如水。公子曰。所不與男氏同心者。有如水。公子

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

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氏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

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一。望後與安陵人弓陵等求得前定安公嬰於長安立之。自爲丞相。聚衆數千人。爲更始所破。皆斬之。書末廣求奇人云云。意蓋早在定安公矣。大亂之世。人人想作帝王。王元之說隗囂。豈曰非計。却未見到人心。思漢一層。以比馬援。則識力之高。下自見。

第四章 聚米畫策

援雅善筆札。乃爲書與隗囂。將楊廣。冀以利害說之。而免於用兵。其書云。

春卿無恙。

春卿楊廣字

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

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

言背叛之罪爲天下所指射

常懼海內切齒。

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

邪之說。

章懷太子注。遊翁王元字也。按蓋其別字。

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

竟何如耶。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

伯春隗囂子。恂字。

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

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諱援聞之不自知其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曾謂曾參閱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桎梏及械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

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

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

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結是哉若言復

責質子當何從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為朔寧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

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果木華實相半曰槽櫪神櫪併肩側身於

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泗水謂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

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圖

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族手以就滅乎。就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不萎腰。蓋縮貌。咋舌不言貌。叉手不動貌。謂豈可善縮而噤聲措。且來君叔。來歎字。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也。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速急報。

廣得書。竟不答。時漢方謀伐蜀。而公孫述恃隗囂爲藩蔽。援說囂不降。乃決計用兵。

建武八年。帝自西征。至漆。

今陝西

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

未決。

猶行貌也。豫亦未定也。

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

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前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

批評

馬援之與隗囂。嘗有朋友之契。君臣之分。非不願其成王業也。顧觀察大勢。則知人心。尙未忘漢中原。已有共主。雖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終歸劣。敗蓋可斷言。勸其歸藩。愛之至也。英雄愛人。豈屑效兒女子姑息之態哉。若云援賣囂以求榮。則誤矣。

史言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如援與楊廣書。委曲動人。不意東漢人筆札之工。至於如此。末言來君叔。天下信士云云。按來歙屢往說囂。囂遣子入侍。亦歙力也。後見囂反覆。欲刺殺之。援作書時。意在兩人未交惡之時乎。然亦未聞其與隗囂有何信約。申屠剛謂囂曰。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吉凶。布衣相與。尙有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者哉。漢與隗囂。所謂信約者。亦如高祖之對田橫。大者王。小者侯之約耳。

援在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平日留心地理。可以見矣。當其牧畜時。意別有在。夫豈僅以牛羊茁壯爲心乎。

第五章 出守隴西

漢兵屢敗。隗囂囂病且餓。恚憤而死。建武九年。拜馬援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當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爲用。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爲寇掠。入居塞內。皆營塹自守。州郡不能討。來歙知援有幹濟材。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今甘肅秋道縣太守。援自從光武。君臣相契。千載一時。而大知大受。則自茲始。

援至隴西。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

羌虜諸種。合兵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亶隘。

浩亶讀若告門。漢縣名。屬金城郡。今甘肅鞏定縣東。

援與揚武

將軍馬成擊之。有允吾谷者。

允吾讀若鋤牙。

地僻而險。羌因將其妻子輜重。聚匿谷中。

輕騎出寇。援知之。乃潛行閒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追討之。

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諸羌據其部落。以逸待勞。漢兵既少。主客之勢又殊。而援出奇制勝。使羌人寒胆。可謂名將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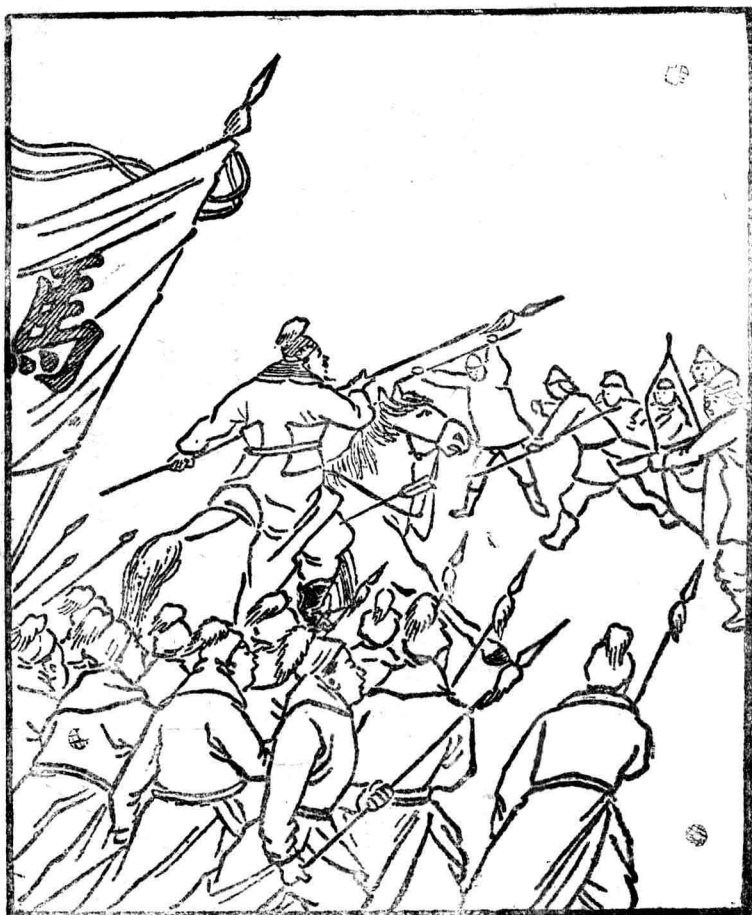
方事之殷。援奮不顧身。中矢貫腓脛。腓脛。胫也。從東觀記。後漢書作脛。非也。此上聞以璽書

勞之。又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援盡班諸賓客。

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在今湟水縣西。途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疏

曰。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作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湟水出

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水。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袁宏後漢紀亦載此疏云。允吾以西



數十里一城。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每其溪徑。輒有候尉。故虜不得忘動也。案亢吾當作允吾。

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梁統。令悉還金城客民。在金城人之歸者三千餘口。使

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隴。音。一曰。古反。開導水田。勸以

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諸羌。皆來和親。

公孫述在蜀。深得氏人之助。氏人聞援善待諸羌。亦慕義來歸。援皆上復其侯

王君長。賜印綬。由是蜀勢愈蹙。

建武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氏

道縣。漢制縣管蠻夷曰道。氏道縣屬隴西郡。今甘肅清水縣西南。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

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

自來。籌邊事者不難於使蠻人畏威。而難於使蠻人懷德。不難於一日滅寇。而

難於百年無事。援自平羌人。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

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一此承掾之計。何足相煩。頗哀老子。

使得遊。游若大姓。
侵小民。黠羌欲旅。
距。旅距不從之貌。此乃太
守事耳。」

傍縣嘗有報仇者。

吏民驚言羌反。百

姓奔入城郭。狄道

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

蘭州縣也請閉城發兵。

援時會賓客飲。大

笑曰。「燒虜何敢

復犯我。燒虜即燒羌也。曉



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卒無變。人以此服之。

批評

光武征隗囂。不任馬援。非不信援也。以援歸命未久。聲望出吳漢。來歙岑彭。耿弇。蓋延諸人下。故但令任幃幄之事耳。

風俗通曰。漢有牛崇。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三牲備拜。此亦一時雅諱也。

援少年時。志在牧畜。其後卒成其志。羈留北地。習其山川道里。風土人情。一旦見用。遂建絕世之勳。隗囂公孫述皆資氏羌。與漢爲敵。援剪其羽翼。漢廷早得統一。當漢業衰微。塞外諸國皆叛。援出奇制勝。開疆拓土。揚天漢之威靈。邊烽永息。其功甚大。

第六章 平交阯

援在隴西。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富國之本在於

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

漢武帝時鑄五銖錢貨幣雜用布帛金粟

事下三府。三府奏

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

東觀記曰凡十三難

援一解之條奏其狀

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稱便。

援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

謂近畿有道德文章之人

下至閭里少年。

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援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也。

初卷人維汜。

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原武縣西北也。

詆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

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

皖縣

名屬廬江郡

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岳太師。

從來帝王之興。多託符命。本欲藉此以絕草澤英雄之妄想。承平之世。草澤英雄亦利用此說以惑世。往往激成大亂。李廣之猖狂亦此類也。朝廷聞李廣反。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爲廣所敗。賊勢益盛。復使援發諸郡兵合萬

餘人擊之。援威名素著。賊望風潰散。李廣敗死。其事遂平。

時有叢冷

音藥零漢縣元和郡縣志安南都護府峯州漢澆冷縣地

縣雒將

水經注交趾未有郡縣時有雒田鑿之者為雒民統其民者為

雒王其下有雒侯雒將

之女曰徵側者。嫁為朱雒人。詩索之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

法繩之。側怨怒。遂與其女弟徵貳反。攻沒交趾。九真。日南。合浦。蠻俾南夷種名皆應

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都叢冷。寇亂連年。建武十八年。詔長沙合

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與嶂同。谿。儲糧穀。將以伐之。

璽書拜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漢縣名侯劉隆為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袁宏紀又

有平樂侯韓字段志作殷志

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

援於軍書旁。午羽石當前之時。復有是正文字之奏。亦可謂好整以暇者矣。蓋

援所佩伏波將軍印。伏字犬外嚮。所見成皋令皋字為白下羊。宋板後漢書作

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從白從羊故云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

下不正者多。援謂符印所以為信。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

國印章奏可。

援率諸軍緣海而進隨山刊道。

刊道謂除道也。千餘里至浪泊。水經注曰葉榆水過交趾。麓冷縣北分爲五水。

絡交趾郡中其南水自麓冷縣東逕封溪縣北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焉按浪泊在今安南國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與賊戰破

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徵側奔入禁谿穴中。數敗之。禁谿即金谿也。胡三省曰在麓冷縣西南。

賊遂散走。十九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

援拜命。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禮所宜反猶灑也。詩曰釃酒。右與毛義注云以篋曰釃。從容顧官屬曰。

「吾從弟少遊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禮周

曰車人爲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爲郡掾吏守墳墓。

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

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跼音都。牒反。臥念少游平生語。

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

紫。且喜且慚。」

吏士皆伏稱萬歲。

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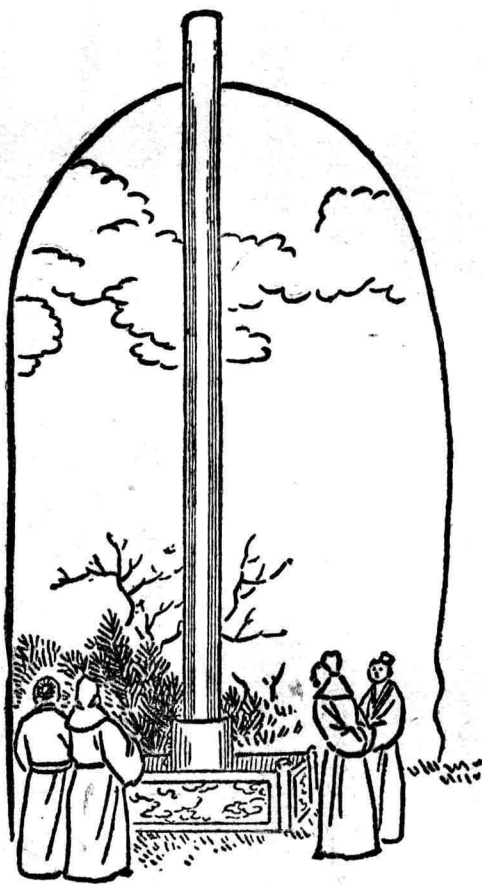
馬援奏復五銖錢。而鑄錢者多因緣爲姦。第五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援能言之。倫能行之。故得成爲善政。不然。亦適以擾民而已。書曰。言之匪艱。行之惟艱。豈不信哉。

光武初年。仗師武臣之力。削平羣雄。統一海內。馬援非從龍之彥。從隗囂處。自拔來歸。則中原已無用武之地。而壯志未酬。豈能免撫髀之嘆。乃萬里之外。蠻荒之中。有造反者。帝環顧左右。功臣宿將。已多暮氣。惟援富有冒險心。因付以征南之役。瘴海蠻天。山川風土。旣非素習。慷慨受命。亦竟不辭。未及一載。奏凱而歸。殊爲讀者所不料。原來天下之事。萬有不齊。而理只是一個。執簡馭繁。則任是何事。皆如駕輕車就熟路耳。若有能有不能。終緣於理。未曾貫通也。

援對官屬一段文字。意態雄傑。神情壯往。人當得意時。回想生平。應有此種感慨。然非范蔚宗有良史之才。亦不易傳出。

第七章 銅馬

徵側雖死。餘黨都羊等勢尙盛。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之。



賊渠降。進

入餘發。今在

安南境渠帥

朱伯棄郡

亡。入無功。

至居風。無功

居風二縣名並屬九

真郡並斬級

數十百。九真乃清嶠南悉平。嶠嶺也爾雅曰嶠銳而高曰嶠鑄銅為柱立於交趾為漢之極界。銘曰。

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

子孫相連九九百年。州見馬希範漢州銅柱記

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

外駁乖也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二十年

秋振旅還京師賜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

援平交趾本傳不載其方略今不可考其軼事見於他書輯之如左

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剌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東觀

漢記

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筍。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聚珍本東觀漢記

從菴菴同冷出貢古擊益州臣所將駱越萬餘人便習戰鬪者二千兵以上弦

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爲

神捷也。

水經華
榆水注

臣謹與交趾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趾。

於今爲盛。

同上

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瞞眼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敕。

聚珍本東
觀漢記

西千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溪望梅二縣。

後漢書
本傳

交趾人喜鑄銅鼓。以高大爲貴。面闊丈餘。援得之。乃鎔其鼓以鑄名馬。定爲表式。師還。上之於朝。蓋援好騎。善別名馬也。表曰。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

伯樂秦
穆公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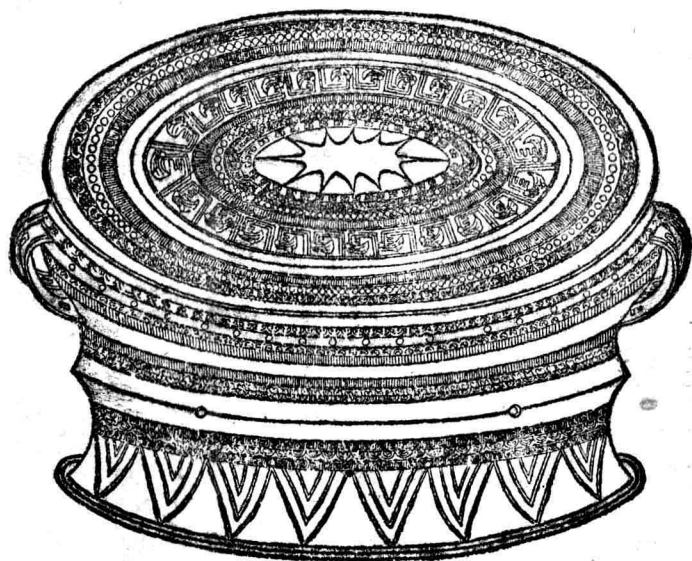
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驥負驪車。垂頭於太行之阪。見伯樂。則噴而長鳴。

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

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

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影同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鬚。丁氏身中。備以數家骨相以爲法。

有詔置於宣德殿下。東觀記作德陽殿下



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援又製銅馬相法曰。

水火欲分明。

水火在鼻兩孔也

上脣欲急而方。口干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

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

腹欲充。臙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

縣薄股也

脅堂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

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鬃欲戴中骨高三寸。

鬃中骨也

頰欲開而膺下欲廣一尺以上。能久走。鞅欲方。

頰前

胸欲直而出。

胸骨前

面。亮間欲

開望。視之如雙亮。

後漢書本傳注及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

批評

交趾銅鼓。後漢書注引裴氏廣州記曰。狸繚鑄銅爲鼓。鼓唯高大爲貴。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剌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按漢鑄銅鼓。今猶有存者。然至高者不逾二尺。面徑不逾三尺。腹圍八九尺。重一千餘兩。廣州記云。面闊丈餘者。概之未見。今

嶺南一道。廉州有銅鼓塘。欽州有銅鼓村。博白有銅鼓潭。則因以爲地名矣。唐嶺南節度使鄧綯得銅鼓於春州峒戶。面闊五尺。臍隱起羅布海魚蝦蟆等紋。旁設兩耳。今傳世者約略相同。蜀漢諸葛武侯亦鑄銅鼓。

古人謂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其重馬如此。故歷代皆有善相馬之人。師法相承。具有淵源。西漢以後。遂不復傳。明人有安驥集。不過言養馬之法耳。廣西太平府有鎮南關。關在憑祥土州兩山夾峙中。設關門。關外即安南境。一小山當其前。漢伏波將軍銅柱在焉。至今尙露五尺許。當立柱時。與之誓曰。「銅柱折。交趾滅。」故安南人常以土培之。懼其折也。

第八章 矍鑠哉是翁

方援奏凱還京。故人多迎勞之。援居高思危。志意愈恭。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漢書路博德傳。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裁封數百戶。我

今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冀謝曰：「愚意不能知也。」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十二月復出屯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龍岡縣詔百官祖道，賜鉅鹿縑三百疋。

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

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鄧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橘溪、酉溪、瀘溪、辰溪。

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皆槃弧之子孫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已六十二矣，帝愍其老，未許。

之。援自請曰：「臣尙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

「嬰鑠哉，是翁也。」嬰鑠勇貌

帝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

五溪。援夜與送者訣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率也。盡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

明年春，軍至武陵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

中初軍次下雋。雋音子充，反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沅陵縣。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

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也。持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

援策。

漢兵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

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今壺頭山邊有石室，即援所穿室。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

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未幾，薨於軍中。援久在軍中，料敵未嘗失算。

而遽遭敗績，蓋成敗利鈍，雖智者固未能逆料。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

而遽遭敗績，蓋成敗利鈍，雖智者固未能逆料。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

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息。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

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子統之乘驛責問援。乃代監軍。初援嘗有

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伯孫松字

主公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

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不平。爲監軍。乃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

息侯印綬。

批評

憂勤惕厲者成矣。驕盈自足者敗矣。當馬援平交趾。振旅還京。故人郊迎之。日。此豈非大丈夫得意之秋。乃退然自下。聞諛則懼。聞規則喜。得意事也。而

以失意事處之。如此存心。宜其永保令名。免於中傷矣。乃偶在梁伯孫前。擺出老前輩面孔。遂至一蹶不振。吁可畏也。宋儒教人在在處處存一敬字。如此則治己治人。可無大過歟。常人當有事之時。尙能用意。燕居之時。不覺玩忽。存養工夫有未至也。

馬援以垂老之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固本其生平馬革裹屍之壯志。亦以貴盛之身。難善其後。不如出身報國。可以孤忠結主知也。壺頭一役。功業蹉跎。遂以身殉。薏苡明珠。騰謗身後。爲臣不易。觀此益信。

第九章 朱勃上書

援前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寶。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復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

犀者以有文彩

馬武與於陵侯侯

昱等。昱侯霸之子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

援妻孥見朝廷責難未已。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槁葬而已。

槁草也。槁葬謂權葬水經注。援墓在石馬亭西。睢水所經也。

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援之兄子與援妻子草索相

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

前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爲援訟言曰。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于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以四年冬始歸正朔。當此之時。虜述矯號於益州。隗囂擁兵於隴冀。豪傑盱睢。且自爲政。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

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隗囂克定。援有力焉。及吳漢下

隴。冀路隔斷。豪強叛城。酋羌殺吏。二語從北堂書鈔補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

乃噉弩糞履。此語亦從書鈔補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奮不顧身。間關

山谷之中。揮戈先零之野。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

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

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徵在虎賁。則有忠策。嘉

謀於國。又出征交趾。士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

平一州。使王府納越裳之貢。邊境無兵革之憂。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

業。未竟而死。吏士罹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

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

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中。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

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罪。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

慕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明。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體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書奏時。梁松竇固等在中。上問知朱勃乎。對曰。「故雲陽令。」因以所上章使讀之。松固驚相語曰。「如是陛下不甚罪伏波也。」

永平明帝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肅宗三年。肅宗使五官

中郎將持節追策。諡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援甚奇之。早

天。餘子皆貴顯。

批評

當馬援之盛也。一時趨炎慕勢者。其數何限。至於身後。諸人皆望望然去之。冒死而爲之。頌。寃者。乃出於鄉里。舊交。老不發跡之故。雲陽令也。朱勃之名。遂至今與馬伏波並傳矣。歲寒見松柏。疾風知勁草。豈不然哉。

薏苡一年生草。葉狹長。有平行脈。花生於葉脈。實橢圓。其仁白色。可雜米中作粥飯及磨麵。並入藥。

第十章 家訓

史稱援嫻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胡三省通鑑注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至於識遠心朗。知人善鑑。則尤千古一人而已。

出伐匈奴時。黃門郎梁松竇固送之。援謂二子曰。一凡人爲貴。當可使賤。如卿

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

援次兄余之子。曰嚴。曰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特遺書誠之曰。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

短妄是非。法時謂政也刺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

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詩云親結其褵。毛注云褵婦人之褱也。女施衿結褵。

爾雅曰褵。緩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纓也。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

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

之樂。清濁無所失。合輕重宜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

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鶩鴨也效季良。不得陷

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

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

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詔免保官。而松固亦被責。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山都縣名。屬南陽郡。由此擢拜

零陵太守。

援兄子壻王磐。石字子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貲居故國。爲人尙

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遊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

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後。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許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

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漢書張敖爲趙王。其相貫高以高祖禮。趙王故恥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不

任章父宣霍氏女婿坐謀反誅宣帝記昭帝廟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

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真神人也。」

援之先見。大率類此。見爵位而無實者。笑曰：「刀不應齒。士不聞耳。何足畜乎？」

有奇異於衆者。雖在少賤。必異待之。本袁宏紀顧亦以是招忌。故范蔚宗謂：「援戒

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居功名之地。讒搆易興。而能免之者。少矣。

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

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自見人之謂智。自見人之謂明。以

不物理豈不通乎「范氏此言。雖非定論。要可為涉世者之明鑒也。」

批評

明王禕王忠文公集卷十三有書代祀馬援頌後云。初王君廉使安南。奉上旨。就齋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橫州之烏蠻灘。至則覩其廟貌頽壞。因斥餘金。俾有司繕修之。洪武四年。上御大本堂。廉因奏對之。頃具言修

援廟事。上曰。援當時殺戮羣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供其祀耳。爲之修廟良是也。按援在交趾。殺戮過當。史無明文。不知明祖何據。